

王船山讀通鑑論

附宋論

天學外紀通考

卷一百一十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世界新輿圖

七元

價洋

纂

編

若

奚

和

元

一冊

洋裝

是圖採用中日英法德五國圖籍二十餘種精繪
詳校迥非直譯一家者可比譯名則據學部審定
輿地學會之本增譯新名約有三分之一現已編
譯中西地名表將來刊印更便檢查內容分天文
地文人文圖八幅六洲總圖各國分圖三十八幅
城市圖百餘幅附記鐵路航路運河海電及圖例
分率取便推算末附統計表臚列各國政體教育
財政國防交通商務以備學者參攷至印刷裝製
之精美尤爲向所未有

讀通鑑論卷十一

用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譏

唐高祖

易曰。湯武革命。應乎天而順乎人。聖人知天。而盡人之理。詩書所載。有不可得而詳者。千世而下。亦無從而知其深矣。乃自後世觀之。承天之祐。受人之歸。一六寓而定數。百年之基者。必有適當其可之幾。蓋亦可以知天。可以知人焉。得天之時。則不逆。應人以其時。則志定。時者。聖人之所不能違也。唐之取天下。遲回以起。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。而天時人事。適與之應。以底於成。高祖意念之深。誠不可及也。天之理不易知矣。人之心不易信矣。而失之者。恆以躁。楊廣之播虐甚矣。而唐爲其世臣。受爵祿於其廷。非若湯之嗣契。周之嗣稷。建國於唐虞之世。元德顯功。自有社稷。而非純乎爲夏商之臣也。則隋雖不道。唐未可執言以相詰。天有綱。則理不可踰。人可有辭。則心不易服也。故楊廣。甚高祖而屢欲殺之。高祖處至危之地。視天下之分崩。有可乘之機。以遠禍而徼福。然且斂意卑伏。而不遽起。天下怨隋之虐。王薄一呼。而翟讓。孟海公。竇建德。李密。林士弘。徐圓朗。蕭銑。張金稱。劉元進。管崇。薛舉。劉武周。梁師都。朱粲。羣起以亡隋。唐且安於臣服。爲之守太原。禦突厥。而弗動。至於楊廣棄兩都。以流蕩於江都。李密已入雒陽。環海無尺寸之甯土。於斯時也。白骨邱積於郊原。孤寡流離於林谷。天下之毒痛。又不在

獨夫而在羣盜矣。唐之爲餘民爭生死。以規取天下者。奪之於羣盜。非奪之於隋也。隋已亡於羣盜。唐自關中而外。皆取隋已失之宇也。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。遲回而不迫起。故秦王之陰結豪傑。高祖不知也。非不知也。王勇於有爲。而高祖堅忍自持。姑且聽之。而以靜鎮之也。不貪天方動之機。不乘人妄動之氣。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。故高祖以五月起。十一月而入長安。立代王侑。其明年二月。而宇文化及遂弑楊廣於江都。廣已弑。代王不足以興。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。旦夕待弑。隋已無君。關東無尺寸之土。爲隋所有。於是高祖名正義順。蕩夷羣雄。以拯百姓於凶危。而人得主以甯其婦子。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。順逆之分。相去懸絕矣。故解楊廣之虐政者。羣盜也。而益之深熱。救羣盜之殺掠者。唐也。而予以宴安。惟唐俟之俟之。至於時至事起。而猶若不得已而應。則叛主之名可辭。而聞江都之弑。涕泗交流。保全代王。錄用隋氏宗支。君子亦信其非欺人。謂唐之有天下也。秦王之勇略。志大而功成。不知高祖慎重之心。持之固。養之深。爲能順天之理。契人之情。放道以行。有以折羣雄之躁妄。緩民志於來蘇。故能折箠以御梟尤。而繫國於苞桑之固。非秦王之所可及也。嗚呼。天子之尊。非可志爲擬也。四海之大。非可氣爲壓也。相時之所疾苦。審己之非橫逆。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。卽毒衆臨戎。而神人罔爲怨恫。降李密。禽世充。斬建德。俘蕭銑。皆義所可爲。仁所必勝也。天下不歸唐而尙誰歸哉。慎於舉事。而所爭者。羣盜也。非隋也。非惡

已燿而將熄之楊廣也。毒方興而不戢之僞主也。有唐三百年載之祚。高祖一念之慎爲之。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。其靜審天人之幾者。亦可髣髴遇之矣。

李密以殺翟讓故。諸將危疑。一敗於邙山。而酈元貞單雄信亟叛之。密欲守太行。阻大河。以圖進取。而諸將不從。及相帥以降唐。則欣然與俱。而密遂以亡。項羽殺宋義。更始殺伯升。皆終於敗。其轍一也。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。犯天下之忌。愈不能以久延。而昧者猶稱范增爲奇計。鄙夫之陋。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。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。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。而必信之於己。信於己者。謂之有恆。有恆者。歷乎勝敗而不亂。己有以自立。則無懼於物。而疑忌之情。可以不深。李密者。乘人以鬪其捷。而無能自固者也。密。隋之世臣也。無大怨於隋。而已抑無可恃之勢。無故而蓄亂志。以干楊元感。元感敗。亡命而依翟讓。隋有恨於密。密固無恨於隋。而檄數其君之罪。斥之如僕隸。且旣已欲殪商辛。執子嬰矣。則與隋不兩立。而君臣之義永絕。乃宇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。以逼之於河上。密懼雒陽之議其後。又幸蓋琮之招己。奉表降隋。以緩須臾之困。而受太尉尙書令之命。夫煬帝。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。而責化及曰。世受隋恩。反行弒逆。越王侗。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。而北面稱臣。受其爵命。則諸將視之如犬豕。而知其不足有爲。尙誰爲之致死。以冀其得天下哉。其降隋也。非元文都之愚。未有信之者也。其降唐也。唐固不信其果降也。反而自問。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。念起念滅。而

莫知所據。匹夫無志。爲三軍之帥而可奪。其何以自立乎。易曰。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。咎可補也。凶可貞也。人皆可承以羞。而死亡不可逸矣。故諸將之亟於背密。而樂於歸唐也。羞其所爲。而莫之與也。密死而不能掩其羞。豈有他哉。無恆而已矣。

制天下有權。權者。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。非詭重爲輕。詭輕爲重。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。重也而予之以重。適如其數。輕也而予之以輕。適如其數。持其平而不憂其忒。權之所審。物莫能越也。李密棄士釋兵。擁二萬人以降唐。密之亂天下也。有必誅之罪。而解甲以降。殺之則已重矣。北有建德。東有世充。密獨開關來歸。爲天下倡。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。而本爲隋之亂臣。天下之殘賊。厚待之則又已重矣。密之狙詐樂禍而驕。雖降唐而無固志。緩之須臾。則跳梁終逞。宜乎厚防以制其姦。不可遽抑而激之怨。而衆叛援孤。力窮智屈。疑之重則又本輕。視爲輕而又若重。審其所適然之數者。權也。高祖授之以光祿卿。一閒冗之文吏。而司進食之褻事。使執臣節於殿陛。一若不知其狡黠凶很者然。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。非故揚之。非故抑之。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。而澹然待之。若進若退之閒。嗚呼。此大有爲者之所以不可及也。於是而密無可怙之恩。抑無可訟言之怨。詐無所歸。惡無所施。不得已而孤騎叛逃。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。使其志悛而終順與。則飽之以祿。安之以位。一如孟景劉繼元之在宋。而不至如鯨布彭越之蘶醢以傷恩也。密之不然。自趨於死。而抑無怨矣。於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。

無很也。至詐者。無詐也。量各有所止。機各有所息。以固然者待之。而適如其分。則於道不失。而險阻自消。天下定於一心之平。道本易也。而非大有爲者。不足以與於斯。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。其自言曰。少爲亡賴賊。習一定而不可移者也。夫爲盜賊。而能雄長於其類者。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。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。相取以氣。相感以私。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。如螢之光。非自生。而當宵則燿。當晝則隱。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。以義之能執。信之能篤。而重任之。則一無足據。而適以長亂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。適如其量而止。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。其似信似義者。亦非僞也。愈真而愈不足任也。世勣受李密之命。守黎陽。魏徵安集山東。勸之降唐。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。啓密使獻之。已不特修降表。高祖稱曰。不背德。不邀功。真純臣也。遂寵任之。以授之於太宗。而終受託孤之命。世勣之於此。亦豈盡出於僞。以欺高祖。而邀其寵遇乎。其所見及是。其所守在是。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。以爲是可以卓然自命爲豪傑也。故以坦然行之。而果爲高祖之所矜獎。若其天性之殘忍。僅與盜賊相孚。而智困於擇君。心迷於循理。可以稱英君之任使。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。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。而遽許之以純臣。高祖太宗知人之鑒。窮於此矣。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。質其父而使爲將。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。故其爲信義也。盜賊之信義也。察於利以動。任於氣以逞。戕性賊恩。亦一往而不恤。遽信其爲純臣。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。曾

子曰。臨大節而不可奪。君子人也。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。非小人之所能與。殆魚躍之不可出沼。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。

拔魏徵於李密。脫杜淹。蘇世長。陸德明於王世充。簡岑文本於蕭銑。凡唐初直諫多聞之士。皆自僭僞中祓濯而出者也。封德彝。宇文士及。裴矩。不伏同昏之誅。而猶蒙寵任。蓋新造之國。培養無漸漬之功。而隋末風教陵夷。時無巖穴知名之士。可登進之以爲植幹。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。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臣。流品難以遽清。且因仍以任使。唐治之不古在此。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。亦此也。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。蓋蘇威者。必不可容於清明之世。苟非斥正其爲匪人。則風教蔑。廉恥喪。上下亂。而天下之禍。不可息也。隋文之待威也。固以古大臣之仕望之。威之所以自見者。亦以平四海。正風俗爲己功。天下翕然仰之。以爲從違。隋可亡而威不可殺。故宇文士及。王世充。李密。皆倚威以收人望。威亦倚其望以翱翔凶豎之庖俎。鋒鏑雨集。膏血川流。而威自若也。是則兵不足以爲彊。險不足以爲固。天子之位。不足以爲尊。而無有如威之重者。士亦何憚而不學威。迂行腐步。稟岸以逍遙邪。媚於當世也似慎。藏於六藝也似正。隨時遷流也似忠。以老倨驕而肆志也似剛。殺之無名。遠之不得。天下且以爲道之莫尙者。而導世以偷汚。爲彞倫之大賊。是相容也。孰不可容也。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。唐姑拒之。而弗使卽刑。其猶姑息憐老。仁過而柔乎。若德彝。士及。裴矩之流。天下知賤惡之。

矣。雖復用之。不足以惑人心而壞風化。殺之可也。赦之而器使之。亦詎不可哉。
薛仁杲。蕭銑。竇建德。或降或殺。而皆斬。惟王世充。赦而徙蜀。此不可解之惑也。唐高君
臣。當大法可伸之日。而執生殺之權。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。世充。隋之大臣也。導其主
以荒淫。立越王而弑奪之。其當辜也。固也。乃世充力守東都。百戰以扞李密。而其篡也。
在煬帝已弑之後。使幸而成焉。亦無以異於陳霸先。而唐立代王。旋奪其位。有諸已者。
不可非諸人。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。且取世充與仁杲。建德。蕭銑。較。世充者。操懿以
後之積習也。建德。仁杲以匹夫。銑以縣令。忽乘喪亂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。以自居。則張
角。黃巢之等匹。尤不可長之亂。而無可原之情矣。春秋於里克。甯喜。弑其君。而其伏誅
也。書曰。殺其大夫。齊豹殺公兄。陽虎竊玉弓。未有弑逆之大惡也。而書曰。盜。貴近之臣。
或以親。或以舊。或以才。爲國之柱石。先有成勞於國。而人心歸之。然後萌不軌之心。以
動於惡。欲效之者。固未易也。且人主與之相邇。賢姦易辨。而可防之於早也。辨之弗明。
防之不夙。漸釀堅冰之至。人主亦與有罪焉。若夫疏遠小臣。如蕭銑。亡賴細民。如建德。
如仁杲。始於掠奪。攫窮民而噬之。烏合勢成。遂敢妄窺天位。則四海之廣。梟桀飲博之
徒。苟可爲而無不可爲。人君居高而莫察。有司拘法而難誅。決起一日。而毒流天下。則
雖人主之失道。有以致之。而蠹穴一穿。金隄不保。祁寒暑雨之怨咨。皆可爲耒耜棘矜
之口實。及其潰敗乞降。猶可以降王之禮。恣其徜徉。則人何憚而不殺。越平人以希富

貴。况當初定之天下。衆志未甯。此撲而彼興。豈有艾乎。自東漢以後。權臣之篡者。成而爲曹魏六朝。未成而敗。爲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。倂成而速敗。爲桓立侯景。乃及隋之亡。而天下之勢易矣。人皆可帝。戶皆可王。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。唐及早懲之。正草澤稱尊之大罰。然且有黃巢之禍。延於朱溫而唐以亡。使弗懲焉。則暗主相承。政刑無紀。閭井之匹夫。幾人帝而幾人王。生民之流血。終無已日矣。若權臣受將相之託。爲功於國。而逼奪孤幼。則不待正鉄鉞於世充。而無有繼之者。高祖相世運之遷。大權之移。禍萌之變。而賞世充。誅三僭。其亦審矣。而豈貿貿以張弛乎。已天下之亂者。義也。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。世充可誅也。建德銑仁杲。尤不可貸者也。非昧於治亂之幾者。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。

言有不可以人廢者。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。突厥擁衆十五萬。寇并州。鄭元璿欲與和。德彝曰。不戰而和。示之以弱。擊之旣勝。而後與和。則恩威並著。斯言也。知兵籌國相時之善術也。唐之不能與突厥爭。始於劉文靜之失策。召之入而爲之屈。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。中國初定。而突厥席安。名有可挾。機有可乘。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。然當百戰之餘。人猶習戰。故屢挫於劉黑闥。而無胸縮之心。則與戰而勝。可決也。所難者。銳氣盡於一戰。而繼此則疲耳。奮起以亟爭。而藏拙於不再。速與戰而速與和。則李神符蕭顗之功必成。而鄭元璿之說必讐矣。夫突厥者。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。犬繫項而後馴。

蛇去齒而後柔者也。以戰先之。所以和也。以和縻之。所以戰也。悟乎。唐之能用戰以和。而不用和以戰耳。知此。則秦檜之謀。與岳飛可相輔以制。安直而激爲兩不相協。以偏重於和。飛亦過矣。抗必不可和之說。而和者之言益固。然後墮其所以戰。而一恃於和。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。非飛之戰。檜亦安能和也。然則有檜之和。亦何妨於飛之戰哉。戰與和兩用。則成。偏用則敗。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。夫突厥者。詐之而不爲不信。乘之而不爲不義者也。期於遠其害而已矣。

唐初定官制。三公總大政於上。六省典機務於中。九寺分庶政於下。其後沿革不一。而建國之規模。於此始基之矣。一代興立。一代之制。或相師。或相駁。乃其大要。分與合而已。周建六官。純乎分也。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。漢承之而始任丞相。後任大將軍。專合於一。而分職者咸聽命焉。唐初之制。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。所重在合。而所輕在分。於九寺之上。制之以六省。六省之上。涖之以三公。統攝之者。居衆相仍。而分治者。奉行而已。長短以時移。得失各有居也。然而唐多能臣。前有漢。後有宋。皆所不逮。則勸獎人才。以詳治理。唐之斟酌於周者。非不審也。國家之務要。不出於周之六官。分其事而各專其職。所以求詳於名實也。因名責實。因實課功。無所諉而各效其當爲。此綜核之要術也。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。官各有司。司各有典。典各有常。而王之聽治。綜其實。副其名。求無過而止。因循相襲。以例爲師。苟求無失。而敬天勤民。對時育物。揚清激濁。移

風善俗之精意。無與消息以變通之。實可稽也。不必其順乎理。名可副也。不必其協於實。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。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謫。相爲緣飾。以報最於一人之聽覩。而人亦不樂盡其才。故周制使冢宰統六典以合治之。而冢宰既有分司。又兼五典。則大略不失。亦不能於文具之外。斟酌人情物理。天時事變之宜。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。以求詳於法外。自非周公之才。亦畫諸坐嘯而已。於是而知唐初之制。未嘗不善也。六省者。皆非有執守者也。而周知九寺之司。三公者。雖各有統也。而兼領六省之治。九寺各以其職。循官守。副期會。依成法以奉行。而得失之衡。短長之度。彼此相參以互濟。與夫清濁異心。忠佞異志。略形迹以求真實之利病。則旣以六省秉道而酌之。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。互相融會。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遠圖。豈循名按實。緣飾故例。以苟免於廢弛之誅者。所能允協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。故責名實於分者。詳於法而略於理。重辨定於合者。法或略而理必詳。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。而才可盡。能會通於度。彼參此之得失。而智日生。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。而恥爲塗飾。以下委於諳習法律之胥史。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廚酒食之吏治。則唐之多能臣也。其初制固善也。夫郡縣之天下。其治九州也。天子者一人也。出納無諷議之廣。折中無論道之司。以一人之耳目心思。臨六典分司之煩冗。卽有爲之代理者。一二相臣而止。幾何不以拘文塞責。養天下於痿痺。而大奸巨猾之胥史。得以其文亡害者。制宗社生民之

命乎。國家之事。如指臂之無分體也。夫人之才。如兩目之互用。交相映而合爲一見也。取一體而分責之。無所合以相濟。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。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。競於廷而僨於邊。所必然者。刑與禮爭而教衰。撫字與催科異而政亂。事無以成。民無以靖。是猶鼻不擇香。口不擇味。背擁重纊。而不恤胸之寒。雖有長才。徒爲太息。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奕之中。而不肖者。持祿容身。不復知有清議。賢愚無別。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。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。而盡聞國政。以佐天子之不逮。國多才臣。而雖危不亡。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。有失國之君。而國終存。高祖之立法持之也。後世合六官而聞政者。臺省也。乃職在糾參。則議論失平。而無先事之裁審。聯六官而佐治者。寺監也。乃仰承六官。則任愈析。而專一職之節文。故言偷勞而才愈困。鑒古酌今。以通天下之志。而

成其務。非循名責實。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。

租庸調之法。拓拔氏始之。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。所輸之租粟二石。其輕莫以過也。調隨土宜。庸役兩旬。不役則輸絹六丈。重之於調庸。而輕之於粟。三代以下。郡縣之天下。取民之制。酌情度理。適用宜民。斯爲較得矣。地之有稼穡也。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。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。禦其害。協其居。坊其彊以淫。撫其弱以萎。君子既勞心以治人。則有力可勞者。當爲之効也。地產之有餘者。桑麻金錫。茶漆竹木。樓葦之屬。人不必待以生。而或不勞而多獲。以資人君爲民立國經理綱繆之用。固當卽取於民以

用者也。酌之情。度之理。租不可不輕。而庸調無嫌於重。豈非君以養民。民以奉公之大義乎。故曰。明君貴五穀。穀者。民生死之大司也。箕斂以聚之上。紅朽盈而多。象不耕之人。下及於犬馬。則賤矣。開民之利。勸之以耕。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。以供日用之需。所以貴之也。示民以不愛其力。以事上。而重愛其粟。雖君上而不輕與。則貴之也。至矣。故惟重之於庸。而輕之於租。民乃知耕之爲利。雖不耕而不容。竊以免役。於是天下無閒田。而田無鹵莽。耕亦征也。不耕亦征也。其不勸於耕者鮮矣。且按唐開元戶數。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。戶租二石。爲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。以萬歷清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。其差無幾也。田百畝而租二石。幾百而取一矣。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。以饑兵而不止三年之餘。一粟之取也薄。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。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。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。使求粟以贍其俯仰。皆出賈賄以讐糴於農民。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。粟不死而貨賄不騰。調庸之職貢。一定於戶口而不移。勿問田之有無。而責之不貸。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。以嫁苦於農人。徭不因田而始有。租以薄取而易輸。污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。則人抑視田爲有利無害之資。自不折入於彊豪。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。以此計之。唐之民固中天以後。樂利之民也。此法廢而後。民不適有生。田盡入於彊豪。而不可止矣。役其人。不私其土。天之制也。用其有餘之力。不奪其勤耕之獲。道之中也。效其土物之貢。不斂其

待命之粟。情之順也。耕者無虐取之憂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。義之正也。若夫三代之制。田稅十一。而二十取一。孟子斥之爲小貉何也。三代沿上古之封建。國小而君多。聘享征伐。一取之田。蓋積數千年之困敝。而暴君橫取。無異於今。川廣之土司。吸斂其部民。使鵠面鳩形。衣百結而食草木。三代聖王。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。爲樽節焉。以漸蘇其生命。十一者。先王不得已之爲也。且天子之畿。東西南北之相距。五百里而已。舟車之輓運。旬日而往還。侯國百里之封。居五十里之中。可旦輸而夕返。今合四海以供一王。而饋餼周於遠塞。使輸十一於京邊。萬里之勞。民之死者十九。而誰以驅命殉一頃之荒瘠乎。弗獲已而折色輕齎之制。以稍寬之。乃粟之貴賤無恆。而定之以一切之準。墨吏抑盡廢本色。於就近支銷。而厚取其值。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誅求。自非姦詭豪彊。未有敢名田爲己有者。若且不察。而十一征之。誰爲此至不仁之言。曰。中正之制。以勦絕生民之命乎。乃若唐之庸重矣。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之逋役。則重也。以較三代則尤輕。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轂一乘。步卒七十二人。九百畝而一人爲兵。畝百步耳。九百畝。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。以中則準之。凡糧二十石有奇。而出一兵。無歲不征。無年不戰。死傷道殞。復補伍於一井之中。唐府兵之未盡革也。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。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。千古猶爲墮淚。則三代之民。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。亦慘矣哉。抑且君行師從。卿行旅從。狩觀會盟。聘問逆女會葬。乃至遊觀畋獵。皆奔走

千百之耕夫於道路。暑暵凍痿飢渴勞敝而死者。不知凡幾。而築城穿池。營宮室。築苑圃之役。不與焉。其視一歲之庸。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。利害奚若也。論者不體三代聖王。因時補救。不得已之心。而猶曰十一取民。寓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。不智而不仁。學焉而不思。亦忍矣哉。後王參古以宜民。唐室租庸調畫一。仁民之法。卽有損益。無可廢矣。

古者士各仕於其國。諸侯私其土。私其人。旣禁士之外徙。而羈旅之臣。新君有其情。不固之疑。三代聖王。欲易之而不能也。乃其爲卿大夫者。類以族升。則役於相習之名分。而民帖然以受治。農之子恆爲農。雖有雋才。缺望之情不生。賞罰施於比鄰。而恩怨不起。乃逮周之季。世祿之家。迭相盛衰。於是陳鮑高國。欒趙卻范。且疑忌積而起。尋戈矛。兄弟姻亞。互修怨於顧盼之間。而喋血覆宗。亦人倫之大數矣。法與情不兩立。亦不可偏廢者也。閭井相比。婚媾相連。一旦乘權居位。而逮繫之。鞭笞之。甚且按法以誅戮之。憐焉不恤。曰。吾以奉國法也。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。皆可假君臣之分誼。以摧抑之。而五倫還自相賊矣。於是乎仁心特喪。而民競於權勢。以相離散。非小禍也。若欲曲全恩義。而散法以伸私。則法抑亂而依倚以殃民者。不可勝詰。然則除諸侯私土。私人之弊政。於九州混一之後。典鄉郡刺鄉州守鄉邑。其必不可明矣。張鎮周舒。州人也。爲其州都督。召親故酣飲十日。貽以金帛。泣與之別。曰。今日得與故人歡飲。明日都